



## 遇见

□南京 曹冬云

人的一生，遇见谁都是一场没有约定、不可预见的意外，恰好都在，仅仅只是内心微毫的触动，便有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故事。

那是2014年7月的双休日，窗外蝉声鸣噪，空气炎热，瞬间乌云压顶，伴有隐隐雷声，眼看着一场大雨就席卷而来。心底有些迟疑，是继续按时将刚煲好的乌鱼汤和一些水果送到儿童医院孩子们那里，还是就此找个借口干脆不去了？最终还是选择了送去。我必须在11点20前赶到儿童医院，再迟这些娃娃就要开饭了。于是，带上汤和水果，还有一些孩子们爱看的书，穿好雨衣，骑行在倾盆大雨里。

半小时后，我一头水，一身汗，准时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刚好看到看护孩子们的奶奶在给这些折翼的小天使们盛饭，我的到来引起孩子们的雀跃：妈妈来了，妈妈给我们送汤带好吃的来了……我脱下雨衣，放在卫生间的盆里，把煲好还热腾腾的乌鱼汤协助护工奶奶倒在一个大碗里。小燕子只有四岁，因为先天马蹄足，双腿与常人完全长反而被父母遗弃。前两天刚刚做完手术，此时正躺在床

上挂水，看见我，笑靥如花，叫我坐，她看起来有些虚弱，脸色苍白；大海9岁，先天双腿畸形无法走路，也是被父母遗弃，他坐在床边，奶奶已经给他盛了一大碗饭和菜、肉，还有我带的汤，他一边吃一边说：“妈妈，鱼汤很好喝，谢谢！”顺义5岁，先天无性别，马蹄足，她热情拉我坐床边，一边不停给我扇扇子，一边说：“妈妈热，凉凉，凉凉！”那一刻，酸楚与感动一次次冲撞心头，泪水几欲夺眶而出。这些孩子们内心纯洁而透明。

大海说，“妈妈，我最喜欢吃你上次带的有水的肉丸，那个肉香香的，很好吃。”我一时呆住，什么有水的肉丸？

初见大海是一年前，那时的他瘦弱，不能走路，口齿不清。如今已经能够流利地跟我们说好多话，还会用一些新学的形容词，如“很、太、非常”等来表达对某个食物或事情的喜好强烈，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进步。我此时反应过来说：你说的是牛肉汤包吧，肉丸外面有层薄薄的皮？大海直点头，说是。护工奶奶说：“大海今天下午也要做手术！”我的心顿时惻隐疼痛起来，这些孩子们的手术不都是一般的小手术啊！

说到“牛肉汤包”，就是上次给孩子

们送汤时路过安乐园，一时被曾经唇齿留香、记忆犹新的牛肉汤包的美味牵引，临时进入店堂，我想要把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孩子们。安乐园，在外婆的心里，也是一生抹不去的记忆。

外婆是回民，她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安乐园。最让她回味无穷的是安乐园的细沙红豆包，每每听她说起红豆包的味道，她那张沉淀了人世间风烟的面容总是绽放着一种憧憬。她说，记得少女时期，有次与家人走散，她就坐在路边哭，也有人拿馒头和肉包给她，她都拒绝了，她怕肉包里的肉不是清真的，于是宁可饿着，也不要。后来有个陌生的一身回民服饰的人拿了两个包子给她，说：“孩子，你是回民吧，这个是安乐园的豆沙包，你放心，绝对清真的！”已经十分饥饿的外婆欣然接受，接过包子就大口吃起来，这一吃，那细腻清甜的豆沙味从此深深地镌刻在唇齿舌尖，成为她最中意的美食之一。

记忆总是能让人思绪穿越过去与未来，然后，在穿梭当中铭记一些人、一些事，或者明鉴一些事、一些人。回到现实，我必须圆了大海手术前想吃牛肉汤包的心愿。于是，我再次冲进大雨里，向安乐园前行。

### ●●● 点评

瓢泼大雨挡不住真爱，隐隐雷声震撼内心。为了一群残疾的、被抛弃的孩子，一个不是妈妈的“妈妈”，冒着风雨送去自己精心烹调的食物。当将要手术的孩子提出想吃过去曾经吃过的安乐园的包子的时候，“妈妈”又冲进风雨里去买包子给孩子吃。一个场景，一个细节，没有多余的笔墨，就达到感人的效果。作者是爱之翼儿童公益服务中心的一名义工，已经做慈善活动多年了。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巧妙地将爱心帮扶和安乐园的美食联系起来，加上一段外婆的回忆，于亲情中见同情，从小爱里展示大爱，读后深深让人感动，且显得厚重。

——南京资深媒体人、《听我韶韶》节目主持人 吴晓平

## 一屏花墙自在开

□江苏射阳 夏元祥

每个人的心中，也许都有一屏花墙自在开，悠悠的香。

蜗居在新城的一隅，隔路相望是学校。每天，我都会穿过学校围墙下绵长的小路，挤上一班公交上班去。

日子匆匆来去，很多时候，我习惯了奔跑，不曾驻足，不曾停留，也许不经意间偶尔一瞥，目光所及处只是学校围墙那一片深深的绿。不知名的植物长成两人高的绿墙，甚至来不及去多看一眼。

直到这个春末，刚刚摘下口罩不久，沿着绿墙，我独自散步。就在我前面，一位年轻的妈妈搀着他五六岁大小的孩子边走边说着话。

“妈妈，快看那么多小花。这是什么花？”童音里带着发现的兴奋。顺着小男孩手指的方向，那道绿墙不知何时，竟绽放出一层一层的白色的花朵，浅浅的白，次第地开，微微地颤。路灯的黄点染一抹光晕，每

一朵花平添几许羞涩。

“哦，这叫白花夹竹桃。”年轻的妈妈一袭长裙，她推了推眼镜，柔声细语。

“这花，太好看了，我要，给我摘。”小男孩稚气飞扬，迫不及待地拉着妈妈指向花墙。

“晨晨乖，这花有毒，不能摘！”

见小男孩一脸疑惑，妈妈蹲下身子，语气分明缓和了。“晨晨，这些花可是树妈妈的孩子，树妈妈可爱他们了，就像妈妈爱你一样，如果把你和妈妈分开，你肯定也不愿意吧？”

小男孩使劲点头，“我不要和妈妈分开，我也不要树妈妈和她的孩子分开。”

“这就对了。再说花摘下来可是要枯萎的。把她留在枝头，我们可以天天来看呀！”

“嗯，我和妈妈天天来看花。”孩子清脆的笑声荡漾在春色柔波里，浸润在丝丝缕缕的幽香中。

原来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美是需要欣赏的，更需要呵护。这纯纯的白，恣肆地绽放着，我怎么就忽略了它？

回家，我特意查了百科：白花夹竹桃，

常绿直立灌木，枝条灰绿色，聚伞花序顶生，着花数朵，花叶有毒，可入药。真的有毒呀，也可入药治病，孩童无邪，年轻的妈妈却用树妈妈的孩子来诠释，化深奥繁杂为一脉温情，润泽幼小的心灵。

仲夏，假日正午，一场狂风骤雨过后，小区里一片狼藉。

那片夹竹桃可还安好？她们能否承受如此劲风烈雨？想想那该是一派落英飘零，枝折叶碎，满地残损。竟多了些不忍和伤感。

当我迫不及待地走近，跃入眼帘的竟是一片耀眼的白，绿墙静静泻下这凝固的白色的瀑布。那些白色的花朵像一柄柄倒扣的小伞，倔强地撑开，承载着阳光雨露，感受着天地恩泽。每一朵花尽情舒展着笑脸，微风过处，婆娑低语。

这些柔弱的花朵们，不惧风雨傲然挺立，白得如此坚强，白得如此长久。喧嚣的尘上，是自然赋予她们禀赋气质和灵魂高洁，而她们回馈这个世界的则是片片绿色葱茏，朵朵美美沁心香。

## 红枣粽子

心，不由欢欣雀跃起来。

外婆早早地就把米泡在水里了，她吩咐我，每过一会儿，就要拿勺子搅一搅米，让它们全都浸透了，倒在竹筐里把水沥干。在池塘里采来芦苇的叶子，要用水泡湿了，再放到锅里煮一会儿，这才放到一边备用。红枣也是要拿水泡过，去掉枣核，跟沥干了水的糯米混匀，加入白糖，包粽子的馅就算准备好了。

外婆的手很巧，她取两张芦苇的叶子重叠在一起，用勺子盛了馅，用食指轻轻按一下，右手先把外端的粽叶往里折，然后再折，包好一端，再用同样的方法去包另一端。拿来准备好的棉线，先在粽子中间绑一次，然后再从一端向另一端绑过去，据说这样是为了防止粽子变形。外婆还说，绳子不能过紧，会煮爆，也不能太松，会进水，要用

手轻轻扯一下，绳子不移动才正好。我在旁边看得如痴如醉，第一次知道，原来包粽子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粽子包好了，放到开水锅里煮上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锅。每次吃着又香又甜的粽子，外婆总会逗我：“好吃吗？”“好吃！”我迫不及待地咽下一口。“等你长大了，外婆就老了，你给我包粽子吃吗？”“包啊，好多好多。”我努力伸展开手臂，认真比画着，外婆就笑了，神情是那么欣慰。

那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粽子随处可以买到，但我念念不忘的，却总是外婆的红枣粽子，也许是因为，童年的粽子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吧。

又到端午节，我要接外婆来家里住些天，陪她逛街聊天听京剧，当然，还要一起包粽子。

## 父亲的明信片

□江西赣州 朝颜

最近，家里的电话忽然多了起来，都是我父亲的。那些打来电话的人，竟然都是父亲的老战友。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前些时候，朋友送我一叠明信片。我已经很少用这种方式传递祝福了，遂问父亲是否需要。父亲欣然接受，他说可以寄给那些战友的。

我还有些不解。战友们都退伍三四十多年了，哪来的地址呀？想想我的同学毕业十几年，至多有些电话而已，大家各奔东西，至于地址，早就语焉不详。可是父亲居然拿出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戴着老花镜一个地一个地在明信片上填着那些久违的地址和久违的姓名。

几十年了，父亲竟然还保留着这些？那些地址，是否早已改名，没有人知道；那些姓名，是否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也没有人知道。但是父亲相信他们能收到。他甚至有些得意：“当初当兵的时候，我是文书，全都抄下来了。”我奇怪的是，我们搬了几次家，父亲居然还像对珍宝一样一直带着这本笔记本。

陆陆续续接到那些操外地口音的电话的时候，我着实有些诧异了。父亲像小孩子那样兴奋地跑过来接电话，他用他那已经生疏了的普通话，和战友们谈论着生活，询问生了几个孩子，现在做什么等等。那份快乐，无异于中了五百万的大奖。

我不禁翻开了父亲的那本笔记本，泛黄的扉页上，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分明记载着父亲难忘的战友情啊。我不得不相信，人世间，有些东西是无法用时间和空间来阻隔的。

## 我从高考走过

□辽宁铁岭 张爽

六月孟夏，花褪残红，柳浪婆娑。这是一个丰硕而竞争的时节，每年的这个时令，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2002年的那个高考的夏天。

那个清晨，班主任孙老师把我们送到考场之外。我的心情很是忐忑。经过漫长的等待，考场的大门终于徐徐打开。那一刻，我随着洪水一般的人群蜂拥而入。这仿佛千军万马在过独木桥，能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胜出，就在此一举。

寒窗苦读十二载，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在题海里奋战挣扎，偏科的我，对语文英语和文综合还是很有把握的，唯有数学，是我今生最大的痛。正因为如此，才令我非常紧张。记得考第一科语文的时候，我的手心冰凉，平复了一下心情后，才渐入佳境。经过两天的奋战，我终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了所有科目的考试。

上天待我不薄，我等来了锦州师范学院（现渤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有我知道，这些年，我为了这张纸，付出过什么。

参加工作后，每年的高考，我几乎都是作为监考教师的身份，目睹那些青涩的面孔在我面前完成他们的人生答卷，一如当年的我。我羡慕他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我提醒他们，考试注意事项，怎样涂答题卡之类。

十八年，弹指一挥间。回顾高考，我充满感恩，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高考，我怎会站在三尺讲台？也许早在田野做了农夫；如果没有高考，我怎会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尽情地遨游？怎会聆听学术大咖们的精彩演说，丰富我贫瘠而干涸的灵魂？

高考，更像一支强有力的疫苗，让我对艰难和困苦有了免疫力。每当不如意的时候，高考就像一个老朋友，在向我娓娓诉说，人生的高考你已走过，你还怕什么呢？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359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